

集部

雪山集卷五

宋　王質　撰

序

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

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壽虞公于蜀乾道四年戊子是日巳未門人汶陽王質依倣古樂府歌詞以為公之生日之獻其辭所倚託皆異代宰相

故事于是公且相矣初公再入遂長西府太上皇帝親書漢中大夫褒所著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公皇帝又親述于其後維頌所論謨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六稷契皐陶伊吕之臣五餘皆闕而弗著其證取諸易利見之文詩思皇之章天下咸知公當相也已而丞相莆田公葉壽春公魏去晉陵公蔣又去案宋史乾道三年十一月葉顒魏杞罷四年六月蔣芾以母喪去公方視師未復命天子虛其位弗實將有待焉葢皇天后土太祖太宗與太上皇帝皇帝相與不言

而同謀其知其如此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者有期運歷數而莫之或知也維公當相者五采石郤敵宗社山河克安弗傾一當相涼雍將命民圖来歸國紀用章二當相荆襄總師上流乂安自漢達于淮海迺始克壯三當相西府初命敵麼江漢者即日解去載盟用成至于今允懷四當相令功日茂望日隆天時人事極矣天下咸知公且相也其辭凡四事一章六十言君子大其意而不否其辭其將有傳俾世得以觀焉門人汶陽王質謹

序

西征叢紀序 案此序當是孝宗乾道六年所作

丁亥余西征自興國至于利里計二千六百九十有三陸也日計自閏七月之十一至十月之二十五得百有四日始達戊子自利至于成都里計七百十有五其還如之日計自十一月之四至十二月之十九得四十有五往来皆在馬巳丑余東下自利至興國里計六千十有五水也日計自正月之二十至四月之十得八十日

始達是役也宣撫虞公辟而西制置晁公檄而東事既
是歲又西自興國至于成都里計如丁戊西征之數日
計自十月之十九至庚寅二月之五得百有六日始達
司䕫是歲又東自成都至于興國里計五千十有九促
于利来者其江異也日計自六月之一至八月之七得
六十有六日始達是役也晁公檄而西晁公去解而東
此再役本末也竟四百有一日萬七千三百十有五里
其所經見博矣州無鉅于成都漢次之無秀于眉閬次

之縣無美于新繁鎮無集于蠶叢關無險于劍門饒風次之市無翁于沙頭九支次之樓無敞于成都之西樓南定岳陽次之山無峻于房之外朝雞鳴女媧次之灘無難于漢初之峭門石門新灘次之江無雄于大江湖無廣于洞庭峽無偉于瞿唐石無尊于灔澦棧無危于朝天之龍洞峯無妙于巫峽之神女磯無猛于荊之高伏溪無悍于堵陽之石口廟無宏于江瀆寺無袞于大慈見異無特于鳳凰山之龍訪古無邈于成都之石室

畫無老于漢殿之人物碑無豐于學宮之石經遨遊無彩于浣花貿易無繁于樂市樹無大于下巖之槐花無茂于漢陰之山茶獸無奇于郢之烏鹿鳥無珍于夔之花蜂所見之傑者如此推此類具言之則亦有不可勝數者矣余之悲歌舒慘豐悴皆可以追見而耳目所增益心志所開廣自知之而弗能言之是紀也事繫日日繫月月繫年如先儒式而其文又隨事繫之詩一百三十有九詞五十有一記十序六銘二他文皆非相關者

弗載自古經行天下其著者惟司馬子長杜子美為廣其文若詩皆宏偉洪博稱之豈不有所助哉余所歷非淺鮮矣顧未見有所起者所謂降才之殊非耶雖然其亦異夫昔矣

于湖集序 案此序當是孝宗淳熙元年所作

故宋中書舍人張公安國奮起荒寒寂寞之鄉而聲名震耀天下者二十餘年可謂盛矣歲丁丑其始從公于臨安間謂其曰吾有志于文章將須成于子其請為我

言之甚謝不能公益切甚不得已而為之言文章之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也而其機杼物采規模制度無不具備者也語未卒公出玫古圖其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于經乎何取某曰宜用顧命公拊掌變色曰吾得之吾得之歲丁亥追遊廬山之間訖事將裒其所歷序之公曰何以某曰當用禹貢公益動歲已丑某下峽過荆州公出其文數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躡非漢唐諸子所能管攝也是歲公沒于當塗之蕪湖而其

歌詞數編先出歲癸巳公之弟王臣官大治道永興其謂王臣曰公之文當亟輯世酣于其歌詞而其英偉粹精之全體未著將有以狹公者王臣既去一年以公之文若干篇若干册示某公之文非修辭立論之所可贊也往會于荆州之杞梓堂公曰世之文秦降于三代漢降于秦唐又降焉何也某曰文章非人之所為天地之氣發露而為英華而人隨其淺深能否得之世運風俗轉移遷流愈降而愈薄此可以觀氣之盈虧自混淪以

前其略見于釋氏之長含經而開闢以後其詳見于邵
氏之皇極經世此文章所以有高下而亦奚獨文章也
司馬子長班孟堅世以為匹觀張騫之贊子長孟堅增
損之語可以見人情之廣狹枚乘漢之劣而柳子厚雄
于唐者也觀乘之七發與子厚之八問可以見物態之
厚薄顧第弗深考公益叩曰然則何如某曰世之風俗
與天地之氣俱為消息盈虚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
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精一之學

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為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弗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力厚自為主宰不為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絶矣而兔罝漢廣之聲非後世可吐此惟其有莫不好德之心

故其音純有無愚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為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踐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叙事而有大禹臯陶益稷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獒立政之書諭衆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温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公曰善哉始吾所志未為極也如子所言則六經是師三代是慕而後可也苟未死當無負

于子言已泣下初莫諭其故後四月而公亡此其所以痛哭流涕而恨公之無年抱其不竭之才賫其未盡之志以没使其之言徒發而不見其驗也哀哉

退文序

退文者王子悔過之書也王子少而為學問文章年十有六而貢于里二十有三而升于太學二十有六而選于禮部其在太學也得聲為多二十有七而朝野交稱辟召狎至得聲為尤多實淺而聲盈于是以功名為可

立就而不知識未明才未練不足以當世故而氣已盛志已高心之火為之宰才之薪為之用薪火相傳益炎而王子不知也歲辛巳一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弗知曰人忌我也歲丙戌再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嫉我也歲辛夘三觸禍其可以知之矣而又弗知亦曰人弗容我也歲乙未得罪曰如是曰如是乃始躍然悔霍然悟平生諸非參然畢陳于前凛然懼慘然悲大變于頃刻之間于是王子年四十有一而始造端

為人嗚呼甚矣吾心之躁也悔躁則為靜吾心之輕也悔輕則為重吾心之急也悔急則為緩吾心之猛也悔猛則為寛吾心之侈也悔侈則為儉甚矣吾心平生之多過而吾弗知也然則奚以知之曰途弗窮則弗回勢弗極則弗變方其變故之未知也吾心之火固自若也增之益昌殖之益滋則吾之禍故可勝言哉及其變故之至也如傾甘雨如激大波而吾心之火熾然者為蕭然則此變其可無也無此火弗能召此變無此變弗能

銷此火嗚呼此變其可無也有此變王子為君子無此
變王子為小人非吾之資小人也此火導而入之也熏
蒸燔灼之心既息而温純明淨之心乃生向者火所覆
蔽而弗興也人以為得禍曰一職之失也三秩之鐫也
而吾以為得福曰其失也有時而得其鐫也有時而復
也機緘所斡鋒鋩所迫廓然移風易俗于吾靈臺之間
此不亦天下之至吉至祥也哉且弗攷其他以吾身觀
之形輕神怡志慮簡以吾家觀之上輯下睦門閭雍何

者吾心之火謝而弗為之主吾之幽顯咸安樂也弗謂之吉祥可乎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者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瀕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

理勢然也淳熙二年二月自序

趙信臣子名字序

趙信臣見其子于王景文問字若名焉吾爲名曰善祥字曰百卿洛爾善祥烏赤鵠朱馬圖罷車麗玉葉芝有粲于茲其祥也歟茲祥在物不宅其閭不麗其軀来如飄風去如擲虛是則何有我不得居匪祥也歟附義而行秉禮以趨以手拊心不震以瞿以形視身不愓以趄父榮母安弟肅兄愉耳目聰明心氣佚舒疾癘遯藏杭

稌羨餘家無噫聲里無謗譽真祥也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予如不言視此古書

雲韜堂楚辭後序

陸氏埤雅比物性倍蓰增明案陸佃先著物性門類後著埤雅見其子宰埤雅序中此省文但稱物性初神宗以對時育物宅心陸氏推此類具言之造根于物性紀實于埤雅上迪君師下訓學士余之本趣資物態以陶巳靈而已會情于耳目者多索妙于簡策者少以熟故精非以博故詳也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吾與點也故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聖人之所事此凡寓意于彼適意于此所以導人心茂此種也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雖無補于世亦豈無益于已也

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序

紹興二十七年余在杭遇大慧禪師于戸部侍郎榮公茂世之家余方年少氣壯持先儒故事詆佛甚力遇其

徒輒憎之于是引卻弗與語明年又遇于湖之東林待之如故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于世時隆興元年也又一年余夜宿金山之方丈不得寐信手而抽几案文書得此閱之至洪爐點雪恍然非平時之境竟夕危坐如行曲徑斜溪蒙籠缭繞忽林斷川明曠然平原巨野之陳前也眉目周張莫知其何以致此將從之遊以所省咨之則已無及顧遺恨終不可釋又一年見語録數種則淨智居士黄君文昌所纂者也益浩

歎長吁恨一再遇師而不克親以至欲見而不可復得已矣余生平無所甚恨而此恨則與江河同流無時而極也既從事于其書每抱卷傷懷不得猛刃于接手揕胸之間而書之剸割亦少緩矣其與心相會者展轉思繹雖間若醍醐甘露到口旋又苦鹹擾之終疑其間果有不落一切迴超羣有之機蓋人間諸境法中萬趣至此皆無所攀緣若斬絕者亦嘗于斬絕之所盡力為之而情識不行塗轍俱斷無一可為者則又泊然莫知所

之疑之又七八年而後稍見死生塗窮勢竭之地夫人之心無所往而不可天下之至難制者至于途窮勢竭則亦無能為也如兵戈迫之遇沮洳則涉沮洳遇荆棘則践荆棘避死逃生其誰肯束手者至大川巨浸前無舟楫旁無町畦顧刃將及之則霍然覺性命之輕而身世之虚空矣況有所謂是非成敗得喪禁辱者哉故此心必導而致此地而後能死此心此心死則死生之路絶矣此心牛也死生之故車也牛斃則車止何能使牛

甃而車止則柏樹子乾屎橛之屬載在此書者皆殞牛之具也至于講之而弗可明窮之而弗可徹情枯味竭則益當勿捨而與柏樹子乾屎橛之屬深相往来久而寝熟則此心無與為朋遁矣遁則窮其心有大川巨浸迎其前而決其命者嗚呼此書豈不可傳以激天下之為大丈夫者耶大慧之徒徳洪来請序于余略攄所懐語之吁其贅矣

題跋

書張魏公祠堂記後

乾道六年五月二十三日陳伯彊王質共啖荔子于史大猷之舍伯彊誦其妙年從軍數詩余亦誦從事張魏公幕府烏江盱眙數詩因曰魏公蜀人也東南是非固不能皆一而西南滋是少而非多何也伯彊云云在庭擁篲老兵嘆曰學士好道幾句與我相公出氣余驚曰公議不在吾徒乃在此曹也亟引紙行墨書之漏下二鼓月在半空而文成以授合坐者曰族吾墓櫝可巢烏

聽流傳也

跋蘇給事放白鷴帖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早作潁昌程君元咼來謁起立言曰昔先君廵檢咼之桃源時給事蘇公居提舉使者幕府以咼為治紹興三十一年也先君娶于柳氏展如之女某之母也太師蘓公之妹展如之母也于是與蘓氏有連公資巖壑喜魚鳥之儔先君所部山水深秀奇麗黃石山者其尤也其間得白鷴獻之護致者不

謹傷馬公絶欲愈之不可得憐而返諸先君且屬深縱之乃即故處如公指久之騰上高山顛周視悲鳴弗忍去又久之一白鷴從他来相與並立交呼又久之始皆徐飛去豈其雌雄耶仁心通乎異類何其驗之明也後數年先君尉光之固始以没將終季子在旁戒曰我習言命以金木水火土五者揆之公他日必大且其所存形諸白鷴者可以推而知也天人之符較然汝其識之先君既喪他書疏多遺散獨此帖不敢荒先君之命囊

別貯之旦慕視惟謹公今博大光明爲知名公卿先君之言效矣某將壽諸石君其爲我書之余曰説如是帖安在程君發諸袖中余掇視之慨然太息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其大與天地同量而其端以惻隱之心充之孟子之言天下學士所信舍牛可以致王救孺子可以保四海其仁至不可勝用者自無欲害人始也子先君以白鷴驗蘓公此有道者之鑒也而余將何以賛之子休矣自白鷴充之可使斯世爲堯舜成康此孟

子之論而非余創建者也子毋疑公今為徽猷閣待制
鎮當塗太師文忠公之曾孫其學力蓋真能擴充者也
名昭廣字邦振蓋程君所道其先君者今附見之來者
得以知焉

題王承可文集後

秦會之輕天下以為無人時無豪傑縱使至此方靖康
士大夫垂頭搖尾時會之精神勃發敢與強鄰悍敵抗
爭是非紹興講和無賢不肖皆以為不可會之獨保無

後患雖其變在二十年之後而當時料者率不驗卧虎三鄄舉國灑淅莫敢有撩頭編鬚者會之單力攻堅立挫其鋒聲天下而屈于會之則養成其威烏可以勝言哉惟公以輩行鈞敵相視而會之亦敬憚公然見厚而心不親辭甘而實不應以故多外而少内蹔近而終遠則凡會之所昵而親之者世固不以為然而會之所疏而却之者自可知其人也

題九歌圖

九歌世未有能暢其旨者也葢訴神之辭乎已矣國無人莫我知無可告者矣神其有靈尚庶幾見荅乎哀哉蔡京當國致一異已者于理其人顧所謂天王號曰有寃不雪尚為天王乎神為之目張京聞而舍之屈子之訴切矣顧神漠焉何哉至使抱石投沙以殞其軀獨無力援之歟司命湘君之流其有負于兹賢哉

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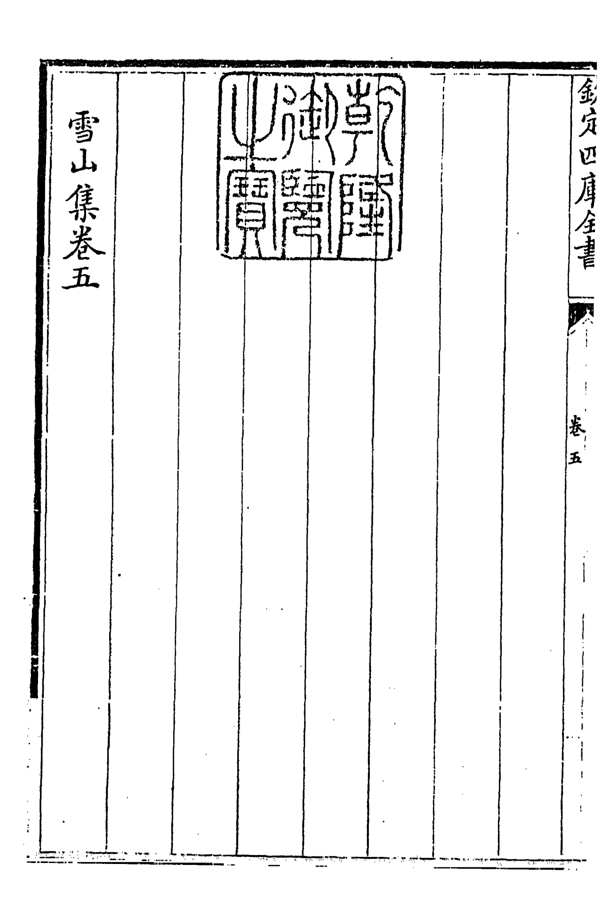
人哉且如答顏子之問稍異于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強作差別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顏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于克巳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巳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巳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為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

為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曲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其解無用其傳心力省目力口力手力皆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涣然氷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跋文與可墨竹

文與可甚多能最篤好畫得意無過竹者木石蓋晚為之亦寡作不自以為奇故木石流傳皆鮮配于竹與可

作校理以疾請郡欲襄汝或資簡已有首丘之意既乃得吳興至苑丘傳舍而卒此帖去死無幾日猶眷戀竹未能掃除與可之死沐浴衣冠端坐而逝是時胷中不復有我況有竹乎畫後有帖云伏暑不能退須在假將理令僅能飲食惟皮骨耳欲求襄汝或資簡生事窘薄俛首碌碌為竊祿人慚悚素所嗜好都自撤去惟畫竹吟詩有子駿子瞻為真賞故斷之遲遲此與可將去國時畫及帖也故余言云然



雪山集卷五

雪山集卷六

宋 王質 撰

記

遊東林山水記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欲夕步自闔閭中出並溪南行百步背溪而西又百步復並溪南行溪上下色皆重碧幽邃靖深意若不欲流溪未窮得支徑西升上數百

尺既竟其頂隱而青者或遠在一舍外銳者如簪缺者如玦陰者如髻圜者如壁長林遠樹出没烟霏聚者如說散者如別整者如戟亂者如髮於冥濛中以意命之水數百脉支離轇轕經緯參錯迤者為溪漫者為滙斷者為沼涸者為坳洲汀島嶼向背離合青樹碧蔓交羅蒙絡小舟葉葉縱横進退摘翠者菱挽紅者蓮舉白者魚或志得意滿而歸或吏猶容與若無所為者山有浮圖宮長松數十挺儼立門左右歷歷如流水聲從空中

墜也既暮不可留乃並山北下岡重嶺複喬木蒼蒼月一眉掛修巖巔遲速若與容俱盡山足更換二鼓矣翌日又轉北出小橋並溪東行又西三四曲折及姚君貴聽門俯門而航自柳竹翳窗間循渠而出又三四曲折乃得大溪一色荷花風自兩岸來紅披緑偃揺蕩葳蕤香氣勃鬱衝懷冐袖掩苒不脱小駐古柳根得酒兩罌菱芡數種復引舟入荷花中歌豪笑劇響震溪谷風起水面細生鱗甲流螢班班若駭若驚奄忽去來夜既深

山益高且近森森欲下搏人天無一點雲星斗張明錯落水中如珠走鏡不可𣅀拾隷而從者曰學童能嘲哳為百鳥音如行空山深樹間春禽一兩聲倏然使人悵而驚也曰沈慶能為歌聲回曲宛轉嘹亮激越風露助之其聲愈清悽然使人感而悲也追游不兩朝昏而東林之勝殆盡同行姚貴聰沈虞卿周輔及余四人三君雖紈綺世家皆積歲憂患余亦覊旅異鄉家在天西南隅引領長望而不可歸今而過此開口一笑不偶然矣

皆應曰嘻子為之記

玉淵龍記

五老峯於廬山最高其傍有瀑如萬斛鎔銀騰空而下山崖峭峽水盛怒無所輸瀉盤旋勃鬱欲迸崖而出則有巨石如屋如屏如車輪小者猶如釜如鐘磬水力不能加之則益横與石相衝相擊如戰馬如奔象其微者猶如鬬雞如獵犬水盡鋭以争石極力以拒相追數里卒未得勝負也忽山崖横裂有如物擘而開之向所謂

巨石皆滅没不見有如物掀而去之則有平石曼衍數十大如几如鏡水力稍寛方肆欲曼流則石勢微注掣水力而赴之盡墜於深潭彼方挾其無窮之怒而縱其不可遏之情不虞其有洼也勢一就之不能以自制方其與石鬬也猶宛轉排蹙未至夫斗落而無以自禁也至是懸奔驟馳無峥嶸岌業者沮之其勢則崩撞衝激乃始大肆如奔星如激矢如鷩鷗如戲羊其聲如疾雷如震霆如百萬之戰聲其飛流濺沫如急雨如飛雹其

窮而下者如潑乳如揮膏是謂玉淵兩崖植立如鑄如削其上則水所自落其下則散為淺灘瀦為細流獨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於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為厠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汚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是為雌龍也夫水惟其無心至則受之而玉淵纖芥之觸不納人有負劍瀞衣者劍忽躍去趣之併沒于潭已而浮尸于潭之上近歲久雨大水湧至山石皆

突出空行潭面而過無一墜者其爲龍居信然不疑間
雨暘弗若守土之臣有禱必先焉無不立應盖其來久
矣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予與友人王阮南卿俱
來棲賢訪智通不過則徘徊玉淵亭上有若蛇者驟見
于崩濤駭浪之中或與水曲折相抵冒如鉤或引吭樹
起如筆平行見其背如黛倒側見其腹如金蜿蜒上下
如戲如怒如有所喜予顧謂南卿曰是何爲者予疑其
非常蛇者二玉淵之上去草木甚遠平衍瑩滑非蛇所

宜至且水勢乃爾他虵至則靡矣尚安能立是二者吾意其龍焉南卿未對智通自外歸指以問之智通駭曰是矣是嘗出焉所聞正若此以予豈有所求歟何為其至也予曰求之而後至不求則不至矣則其出没無亦皆關於世歟爾言非也予聞古之見異人與物者必其真氣全也天地萬物皆是氣也是氣者全大而天地彯而萬物皆吾類也不全則有所隔異物非能神也有所間斷則若兩家者焉間斷則踈踈則隱隱則神矣而後

有異物者生焉三代之前有豢龍氏御龍氏之官其豢而御之也無以異于常畜彼其天機深而嗜慾淺其于真氣未有所傷也則見龍也如見夫馬牛也又奚能神道喪而人偽滋起而後鞭策制馬楅衡制牛于馬牛猶所悍而況于龍乎予之聞道末矣嘗于杭州遇異人焉以為可與語也予問其故曰世人委順流靡者最害于道何者見物則遷中無定操也子剛猛而果銳有所不為世外之欲鮮焉其庶幾乎茲龍之出豈不以吾偶有

自脫于世塵而近道也夫莊子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吾然後知玉淵之為吾囊橐而兹龍之為吾血屬也爾乃以為求而致之則往來于玉淵者相踵爾盍不告之俾求之歟智通曰唯唯

沈氏勝栖堂記（案此記當是孝宗隆興二年所作）

余以歲戊寅來東林此地方為菰田沈氏兄弟竭智力營之自其先君睥睨十餘年至是捐金錢數十萬乃得集市之閒民競輦土石實之役工數千始平稍徙花竹

藩飾其處余為指其最勝者曰是可堂異時果堂其以勝栖名之二子齊諾即所指地增築將基為堂者後四年過之所規為略就位置行列皆應繩墨曰凡堂之材若資悉具忌歳未敢屋以俟明年又三年過之芙蓉木犀梅杏桃李皆成林楊柳冬青皆成蔭修竹滿徑菱荷滿池隱然一堂宏麗靖深挾以敞軒引以修廊是為勝栖進二子而謂之曰余過此者三初過之地始除再過之堂始營三過之草木森然棟宇穹然昔意於心今形

于目二子持家有功抑余告子物難于成易毀事難于
進易退守之在誠行之在勤子惟肯堂之志甚確誠守
而勤行之乃克有濟先勁後弱始鋭末殺或隳其中何
成之云不輟肯堂惟堂故成無斁治身惟身故立人情
進退甚亟上之其變三始而慢再而駭三而羡下之其
變三始而疾再而憐三而鄙是故丘陵貴增削則寖頹
江河貴盈縮則寖涸學問貴益損則寖荒道德貴崇卑
則寖微子以為然余將示子以方義重于財厚義薄財

德重于勢就德輕勢禮重于物崇禮畀物恩重于怨取恩舍怨今日三過堂而堂之事三變他日屢見子而子之能屢更將有信于余言長字虞卿次周輔

興國太守題名記案此記當亦隂興二年所作

滎陽張公秉元亮為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題名元亮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去者漫然來何覩焉不惟如是太守於民有父母之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

道十餘州此最毒于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壊不可稽驗
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彫零益無所諮叩數熙
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
難保門有即墨平原之功至于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
稱已莫獲其詳姑憑其槪見著之懼有舛焉獨得王公
旉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闕者彯矣如之何而可質
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于法從闕又何尤焉于是始
定于王公旉凡若干人具次于左方

汪參政生祠堂記 案汪參政名澈此記當是孝宗乾道元年所作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搜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為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為深瀦淺澤不得盡為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徃嘗與東南巨寇䊮賊為巢窟蹂躪戕圮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

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繖並征稅繖四千有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被此毒以來叩郡庭湊使臺謁省閫先後以數十計矣朝廷取決于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

于門且延于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祇
幸生兹時還定安集尚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
遂成不革灼爛肌膚灰滅頭顱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
景有請于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
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弗行爾其示我以詳于是進曰
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黄河卷埽錢緡計一萬七千
有奇斵黄為代輸而郡以纖充之疋計一萬四千有奇
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黄河不卷埽斵黄不代輸而淮衣

著為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膏竭命殫可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視縑緡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疋平時其直相當民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羨三倍之錢往者蘄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蘄黃為興國供河埽興國為蘄黃調省縑今蘄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逋承實禍是一州而輸

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即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闔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高視雨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褰裳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有畫其祠有堂于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

古義以請于太守張公釆太守曰地庳薄則不稱位宇
覧隘則不稱德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
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為之屋而擇其輩行之
名者工為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
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既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
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師用兵五年溝池櫂艦樓
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縠粟皮羽之斂魚鱗鳥毳錯布
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

以為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盡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足之嘲顧受而不避無亦使盛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己千載一遇不謀而同符公將秉軸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斂息無所興發府庫充仞無所庀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汝陽王質求文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去思樓記紫此記當是乾道二年所作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于其上通守王君濆閒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負於公之去而力不足于公之留有怏怏不滿之容有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余曰今之為吏與古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

醇而易令故吏之為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余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閑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為吏者至不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歴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象變改月異而歳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之佳政之吏田野少懽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

人益澆御益澆之人掊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之事雖黄霸龔遂卓茂曾蔡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欲不獨余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雠吏日毒當是之時有未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

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而辛巳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櫂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弓甲皮羽之斂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糴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于興國公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為盜賊之淵甲申之虞

猺毒垂發公擸取數輩亟懲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存撫視近輒自行熾薪爇酒躬酌以飲民博飧巨胾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强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讙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既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于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興國當三百有奇為木若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

治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讙訛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于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于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衝屬而樂與之從事既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既已而民益愛以再歲攷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繩愆俸以時

給下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者問之在廛在廛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知余能言之窮其徵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羸而嗇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于寒暑之外拾遺腐于糞壤之聚奪掩匿于盜賊之懐故財紓于上而賦不及于下勞切于身而擾不至于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為他人之苦此而

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蠻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故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于民此不亦天下之至難哉或者不以余言為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余之于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釆字元亮鄭人是為記

興國軍學記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

鄉新者也其新新者令太守缙雲葉公之為也請論昔自紹興二十年寢毀歴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令自乾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則

咫尺不加進毫毛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民為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為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趯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于先聖之庭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已之弗虔其職也公之言曰佛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侔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於是公之志立也既稽諸有司則

負上之逋以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斳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怨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于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並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于是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為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汲僟失所控則肆故仁人

長者之心所以為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甓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具為物三十二萬三千有竒地為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為廬事常廪為土事常廪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疾也餘須

又有差既役為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掌學之政者主之凡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者勞于外士之彥者持于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手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無一而不至于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

凡室自殿若堂達于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于旁皆挾而兩之曁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必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興國四營記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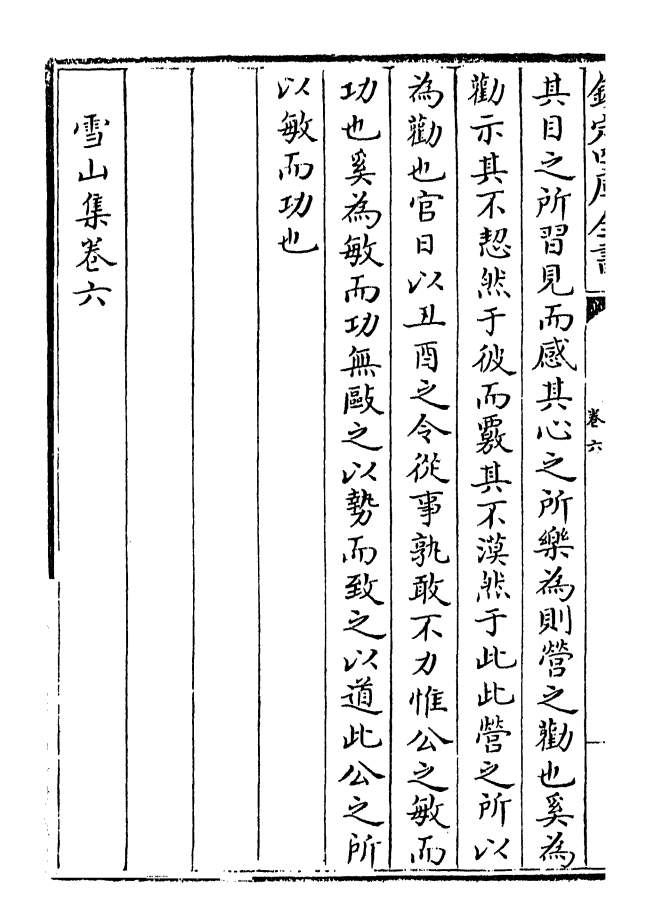
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緡雲葉公為政之再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舍効勇皆即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

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市材名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酬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廪之厚也為坊五于其郭為鄉十有三為里六十有五于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于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之則其為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廪歲兩其縑既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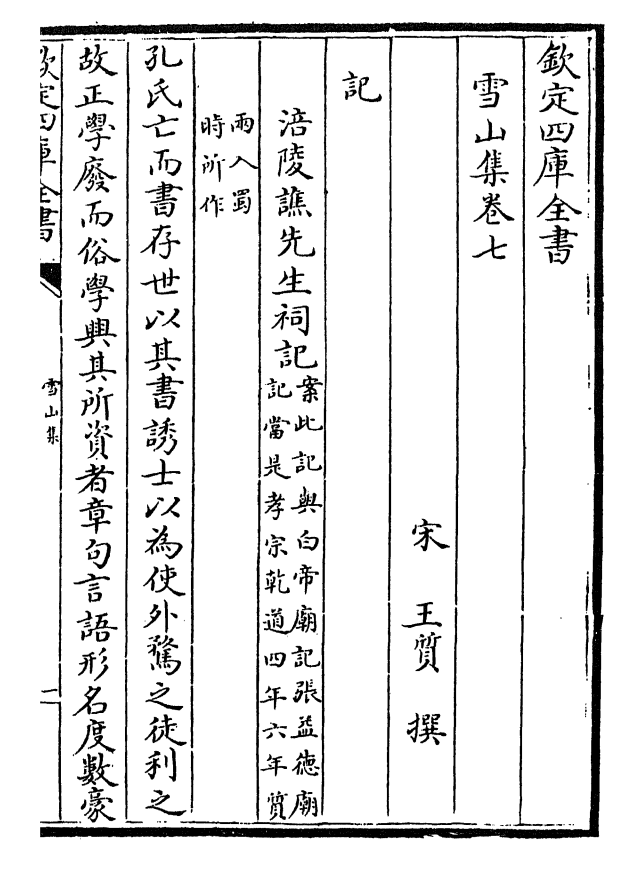
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鐫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為兵貴其辨于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于屨其采五白而至于緋謂之軍容其弗導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于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辨于民也請有鬬傷之禁有博戲之

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姦之禁有斂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于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縱而留之也

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于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錮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為多一日較之三日為多四十三年而弗復可以為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于籍者以盈為度其闕額錢毋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于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游罕集初皆以致兵為難及是悍為兵者趯然動疑為兵者毅然決變


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為則營之勸也奚為勸示其不恝然于彼而覈其不漠然于此此營之所以為勸也官曰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為敏而功無敺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雪山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雪山集卷七

宋 王質 撰

記

涪陵譙先生祠記 案此記與白帝廟記張益德廟記當是孝宗乾道四年六年質兩入蜀時所作

孔氏亡而書存世以其書誘士以為使外鶩之徒利之故正學廢而俗學興其所資者章句言語形名度數豪

傑之士不堪以其高明廣大之體滯於其間佛氏之子有達磨者自西土來中國斷拘攣之見掃凝滯之具引學者以駿利之途天下豪傑相詠讚以為依歸於是佛力始重自達磨建此宗而豪傑或見其趣噓呵蹴踏驚絕超拔之功故豪傑歸則權在佛而儒者行世多為富貴威武所制功業名譽所役有得於佛氏之家者輕之儒者雖外不服而內自媿也晉通以來天下以明心見性之捷非求諸佛氏之門不可吾道之妙布列於詩書

禮樂而潛寓於易時出於論語孟子而僅見于大學中庸未有指而出之收天下豪傑而歸吾宗故惠能道一懷遜義元之流不受衣冠之所維縶使吾宗得此百倍于鄭元馬融（案鄭元之元宋時避廟諱所改）失之哀哉伊川先生實始標呈孔氏之秘比佛氏所明益顯露且親戚不絕衣服飲食不易發奇偉之事于經常之中天下豪傑自有天淵為飛躍之地異時插鍬繫竹咸為吾宗之歸孔氏之權重矣涪陵譙先生初習佛伊川授其學以大學中庸

而指其法以敬先生恱之棄家破産疲曳妻子以從之遊及其困飢且死不以非義之粟而易將殞之命非天下之豪傑其能建立如此哉往余在都有不恱伊川之學者為余道之余曰建炎之初詔起譙先生于河南無所蹤跡有野人道使者入嵩山深絶見先生卧土屋衣襦釜竈皆塵强掖起之既至與宰相不合遂去不知所之此孔氏所謂遯世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天地造化有不可羈紲或攝受之無難

可謂有力非耶制伏虎豹非西方獅子不能他非余所知也是時尚未熟知先生之詳後數年過涪陵見伊川之孫太守程公示余以武夷胡公憲河南郭公雍諸文且道所未盡者乃得其本末出處甚悉初涪陵未有先生祠堂公至始克為之險遠幽仄有此足以重天下而無與揚之至今蓋其後徙于伊洛而轉仄于吳楚存没皆不關于故鄉其疎固宜雖于先生無所為虧而鄉黨之典與牧守之職則為曠非公道問學敦教化念其祖

而欲崇其徒奬其先賢而欲風厲其後來者誰與領此堂成而余來非平時有慕於其中而竊見其餘末又誰當言之此豈偶然乎哉先生名定字天授起布衣為通直郎直秘閣喪亂莫知所終或云終於嵩山少林寺又云隱居青城之老人村易姓追其今猶存云

白帝廟記

白帝公孫氏茂陵其里也清水導江臨邛其生所歴也成都其稱帝王及死所也瞿唐其廟也其廟不知其所

始而其事則可次而言之也嗚呼更始元年稱輔漢將軍于成都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此白帝素志也美矣二年拒更始所遣將李寶張忠而稱蜀主貳於漢也當是時世祖皇帝轉側河朔之間未興而更始之政已亂非貳於漢也貳於更始也猶之可也建武元年以成家為號而稱天子於是欲與世祖爭天下尚奚言素志盡反矣嗚呼白帝其知天命所歸否耶白帝初聞李熊之言辭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白帝之知審也熊曰

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又何疑焉熊之弗知非白帝之弗知又審也嗚呼誤白帝者熊也六年世祖騰書為白帝平素之言且曰天下神器不可以力爭白帝其知神器可爭否耶是歲隗囂以隴西歸白帝白帝得之與合從拒世祖嗚呼誤白帝者又囂也囂不能誤竇融而誤白帝竇以興公孫以亡其白帝之不幸非耶十二年世祖又移書為白帝苦陳之且曰以時自詣則全當是時隗氏滅任滿田戎敗公孫恢史興又敗謝豐袁

吉又敗王師既守成都白帝其知事勢之去否耶十二之期至矣白帝固自知之而延岑之言曰男子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嗚呼誤白帝者又岑也方事之急也張隆常少勸白帝以來歸此劉禪之譙周也而白帝之言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則已入岑言于先隆少忠謀格矣岑存而隆少死何哀如之乎嗚呼使白帝如世祖指掣圖迎降保族安民與河西竇融同功智士之事也既不能然勢盡力窮健決糜於一死不肯爲姚泓慕

容超以肉委人壯士之風也泓之果顧不及其童兒白帝視之壯矣嗚呼智士之事不足壯夫之風有餘廟以祀之非耶蜀也者魏取劉晉取李取譙唐取王特易於他邦而漢取公孫最後於餘敵且難白帝之能高非禪勢縱衍之倫也岑彭來歙強對也白帝能間隕之劉尚敗吳漢危不得脫白帝之能誠高也嗚呼議白帝者難乎其辭矣吾以為白帝之禍造於熊集於嚻厚於岑非白帝也如是其可以少慰白帝之心不與張步秦豐同

盖否耶白帝死而為神據江山之會而護持往來於險阻之中豐功茂澤咸交讚以為歸則泥首銜玉畏死偷生之流何以得此也嗚呼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張益徳廟記

漢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公與諸葛武侯關氏壯侯（案此節去舊謚一字原本如是後同）以文武相濟夾輔先主紹延漢基其子孫終始死生之際皆無負漢者天以此三人遺先主成邦而共為存亡所謂期運者非耶初先主與

公同以涿郡為鄉先得公壯侯自解奔涿於是乃得壯侯皆燕南故人也及先主依劉表駐新野於是乃得武侯語序武侯新於二公而先主所為魚水者在武侯惟深此二公所以弗悅雖其跡如此而忠於漢則三公同一心也公之孫尚書遵武侯之子衛將軍瞻俱死事於綿竹壯侯之孫壽亭侯彛與其宗殲於成都所謂共為存亡者非耶嗚呼事將成天也初先主畏偪自樊略宛循襄陽向江陵至當陽之長坂曹公垂將及之危哉公

據水斷橋瞋目橫矛以二十騎遏數十萬之師不得前而先主得斜道趣漢津會壯侯舟師以脫其不死幸也於是武侯以大計說孫公而周瑜赤壁之事乃濟敗曹公也其人為周瑜天下戶知之說孫公也其人為武侯天下亦戶知之以舟師濟先主也其人為壯侯天下亦戶知之至斷橋郤敵以免先主未有明為高於他功者微公先主虀粉矣武侯壯侯安在哉而尚赤壁耶此漢事之將成天遺公也嗚呼事不成亦天也初先主鋭復

壯侯之雛是以為吳之師公提萬數之旅順流而東下陸遜豈易當之哀哉閬之難也公死而張南馮習本兵猇亭秭歸之恥童子知之矣此漢事之不成天奪公也天將壞人家國先奪其人人亡而後家國從之臺城陷羊侃先死江陵陷胡僧祐先死汴州陷王彦章先死壽春陷劉仁瞻先死人弗死如基弗摧室弗傾也夫先主北向以爭天下中道而失壯侯實建安二十四年也東向以爭江南中道而失公實章武元年也不二年無兩

公先主身老志彫而永安之變已矣天其可知也武侯上失先主下失兩公而黄忠之卒以壯侯死之明年馬超之卒以公死之明年異哉其參會也漢之羽翼殄矣武侯欲以楊儀魏延李嚴馬謖之輩而回天心武侯非不知之具未解之條六章可以推之矣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其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武侯平生大指而形諸辭者也後十三年而武侯死漢事去矣公不没於閬壯侯不没於臨沮而武侯猶未殯於渭原殆未可量也

公自中平之初至建安之末事先主凡三十有八年其相先後而終才一年有竒廢興存没其果有數也非耶公既没而為神其豐功茂澤形於死者愈益加於生則公為不死也神仙不死以氣之貞豪傑不死以氣之英氣無間於窮壞無隔於今昔嗚呼其可以弗敬也夫其可以弗敬也夫

濠州雙穗堂記

淳熙元年夏四月得麥於濠梁之郊一本而三岐太守

張公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此吾祖漁陽之誦也吾何以得之凡州之人咸曰維時穰哉維民康哉太守良哉公曰異畝同穎之禾唐叔得之獻諸天子天子得之歸諸周公歸禾之書是也周公得之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焉成王不肯有叔父是歸周公猶曰天子之命也敢辭況唐叔哉國有祥天子承之其不有譙也臣揚之罔敢居之在小臣尤宜也凡州之人又曰徃者資政沈公使淮西其未入為大臣也有芝開其先焉堂以識之其名

為玉芝者也於是濡須重矣公誠不自有毋亦肯堂以寵吾邦公謝不敢曰小㲃大非倫也凡州之人又曰五穀奚别而麥見謂首種其有以也夫天將興周以來𪎊貽之及其降也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之非末矣斯堂也者重民事承天休太守之職也公其毋怨公又謝不敢弗能得則左其治之偏而堂之公曰以雙穗名若何凡州之人曰宜公曰宜則當書來告曰苟宜書公其為我書之漁陽在漢為宛人我於今為安豐人

閭因亂避地而去之殘牒尚有攷焉今逆數漁陽爲建
武初元得一千二百餘年而是物也復出大懼無以紹
前人之休然天子之澤非我之力也余曰公之言義之
正也不忘漁陽之烈知尊祖也不自有濠梁之祥知尊
君也爲人後知尊祖爲人臣知尊君於法當書余之言
義之正也初淮南被完顔亮之師公以諸生糾義旅護
鄉閭故安豐不亡太上皇帝義而官之以郡參佐付之
主上又以提封俾鎮之以儲閣俾直之居十有餘年安

豐烟火桑麻有承平之風焉又以節俾持之濠梁要地既歸節又起而俾典之期年濠梁又成樂國民無榮悴地無肥磽兹惟人哉天無心孰雨夫麥之岐麥無情孰秀夫岐之兩也有沖氣行焉條達絪縕而為此祥兹惟人哉公於漁陽雖其詳未可見而其人有相似者為祖若孫或可以言之也漁陽少從世祖以儒家子為壯夫事下公孫述於成都破匈奴漁陽高柳以少擊衆諸將服之敵人畏焉以健武才施慈祥政開田疇勸耕耨陶

富庶於閭閻能者難之此與公氣象規模余以為似之非耶漁陽班於郭伋杜詩龐范之間如公則將誰班議者必有以處之矣始公為安豐有蓮一幹而兩華及為濠梁又如之其祥不獨此也然非民政所關弗著著其堂所自得名以示夫有志於育民者觀焉

興國軍大冶縣學記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源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

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於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滙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逥海之為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於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

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賢司馬以告於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内外高下而别之乃克用人盖人才皆繇此出也今之天下為里若干而屬諸鄉為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山嶓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大哉公來為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

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頼哉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為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名聞閱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朝廷士奚作有司之慚可既乎何為咎有司也縣令於民有父母之道也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為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為國養德非空廩夫官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訓治汝等既富且良而為美俗

也於是役興而民驩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公所學是資也於是工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歌君師之德以為天而后某為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

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董君維新萬君鈞陳君勛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他不問而可知也

張氏和政堂記案此記當是孝宗淳熙五年所作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為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為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

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寛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别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寛猛事也緩急者寛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寛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同而濟乃克為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

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為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為柔也聖人曰寛柔以教南方之强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匪一於寛致

猛以濟其寛也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寛裕温柔足有容也發强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茲其源乎所濬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為荆也慈温薫惻如趙公行春令之於益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肅潔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處也合而為此郛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偃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於夜而不

能畫惟人也晝則曰闢夜則曰闔天之全吾兼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卧則體橫地之全吾兼之呼吸而為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為形能柔能剛斂散而為事能寛能猛故人之為天地之靈也為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性有强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資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顯晦趨有邪正則父祖所陶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真我也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

運夫天地之靈而翕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何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回旋變化於寛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為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

也已

平政堂記 案此記當是淳熙六年所作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為興國太守凡親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為郭其民與鼋魚蠙瓜雜居水歸則葭葦莽蒼又與狐兔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大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辦不辦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

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趣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為也而今為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簿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堪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為吏者以職守為業以官守為家漢制閭即所居之官為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湯

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於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棄而他之也使為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共理者上不鄙為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為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内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譽斯為亨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李夏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

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與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轇轕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於此則有所難於彼慎重可以為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斂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梗者鈐之使戢逋滯者整之使齊彫敝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

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
稍食凡祭祀賔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
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大平惟其閑義理明閲世故熟
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劇易不間孅惡以大公至正克其
心汲黯難於淮陽而君易於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
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
其大畧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峩峩其巔穹翠摩天
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沚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

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維帝克聖維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維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偃斯虹萬聲一歡徃來憧憧有晏斯居晝律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沈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茇其陰無斁遺矣

三聖壇龍祠記

淳熙十有一年六月雨不以時至太守池陽王公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古之訓也凡治具攷古之度相今

之宜以次畢講廼有事於上帝又有事於羣龍公曰在田在淵且在天龍之所止行也宜求夫並野並水而揚靈即其所止饗之東隔堤起阜屹立平湖之中勢不甚高而巨浸莫能踰相傅與水俱升盖神之久矣公曰龍實震為之雷亦震為之正東之卦也是地當用吏以祠龍之舊儀進公曰祖宗憲章至天聖迄嘉祐愈粹今皇祐之成式在是法當用公又曰是禮也文其何以將之中庸不云乎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天地以誠而交參神其舍諸公又曰是理也隱其何以表之中庸不云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可會幽明為一家神其彰矣聞者信居半疑居半咸曰聖人之言在世何其取用者多而收功者鮮也今將於公乎驗之丁亥禮行是日陰雲生戊子禮成是日膏澤洽越三四日

至足而有餘越七八日溡至而不絶於是疑者皆信信
者皆堅然後知神道非邈聖言非誣某以為公致天澤
厚民生其功小使夫聖人之言信於天下之心其功大
天下不取信於聖人聖人不見信於天下雖有粟安得
而食諸公名某字某其學蕖源於魯而會流於鄒故言
行之氣象譪如也信是理深相是禮篤起是工敏求是
文切汴都趙某以之覵是舉審紀是跡實汶陽王某以
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噫此文之所以

為作也

東坡先生祠堂記

先生以元豐七年別黄見詩桑下豈無三宿戀尊前聊為一身歸者是案聊為蘇軾集作聊與見詞好在堂前楊柳應念我莫剪柔柯者是今載集楊元素起為富川聞先生自黄移汝欲順大江逆西江適筠見子由令富川弟子員李翔要先生道富川溝庭芳序所謂會李仲覽自江南來者是案江南集作江東今藏下雉李氏先生自臨臯渡武昌

見詩清風度水月衘山者是案度水集作弄水今載集見詞高安更過幾重山者是今藏磁湖陳氏先生至富川見詩吾曹總為長江老者是今傳富川見詞綠槐高柳咽新蟬者是今載集且藏下雉李氏先生自富川趣高安與元素濃醉解别不及石田已暮見詩惟見孤螢自開闔者是今載集見詞過湖攜手屢沾襟者是案高安更過幾重山吾曹總為長江老過湖攜手屢沾襟之句今集中佚之今傳富川前三十年一嫗尚及見修軀黧面衣短綠衫纔及膝曳杖謁士民家無擇

每微醉輒浪適驪相迎曰蘇學士來來則呼紙作字無多飲少已傾斜高歌不甚著調薄睡即醒書一士人家壁云惟陳季常不肯去要至廬山而返若為山神留住必怒我書一民家户云今日借得西寺法華經其僧欲見遺吾云汝須得我不須得今傳富川先生至京師入禁林猶不忘此土見書都下全無佳思坐念公家水軒蒲蓮豈可復見今藏下雉李氏吾廬切與蒲蓮相鄰以小詞從事欽惟元豐矯揉琢磨先生於江湖之間五年

不如是奚以為先生先生去齊安以四月一日至富川以七日去以十日至廬山以十五日至高安以五月一日去以十一日至吳楚梁宋河朔交廣又十七年不必敚亦不忍敚吁

富池昭勇廟記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為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為吳尚書某為會稽令者

王子也某為吳太子太傅某為晉鎮南大將軍某為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於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過張遼於合肥走關羽於益陽解曹仁於南郡禽黄祖於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與雨澤救生靈於元豐於建炎於紹興於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黄祖皆弗克終

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吴也王没而歴晉歴宋歴齊歴梁歴陳歴隋歴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録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於是以王為褒國公開寳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為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皇帝錫之也以廟為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為武惠王者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

以王為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為昭毅武惠顯靈王者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為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於吴公於開寶增號於元豐王於宣和一再增號於建炎又增號於紹興嗚呼吴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咸紹靈凡兩侯

尚書若會稽也建炎四年劉光世之請也嗚呼吳於王厚家於王尤厚也吳所以興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擒關羽使關羽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擒之者吕蒙也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黄祖使黄祖據中而立吳非興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

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後操圖之宜先取黄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吴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吴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荆州之謀也周瑜吕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凌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沒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

為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為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令在郡西大帝取以為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為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隋為富川又為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為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按圖經王嘗侯溧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當屯當口屯半洲不及富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即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

於千載之上難也可以𨷂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𨷂書也受吴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𨷂書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敵永清中原共躋登玆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陵谷兮迭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渝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瑶簪兮瓊琚江妃兮漢女庖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欃槍兮播落蹴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沙飛兮

石吼玉劒兮不鳴天河兮無聲億萬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轂我兮綠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繚荆陽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在大宮談笑汎掃兮正帝位於天中有詔臣某兮女其為王頌之拜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

壓波亭記

湖兮以洮名者是亭兮以壓波名者是以名斯亭者冉陽陳希顏識後湖蘇公語也案蘇庠著有後湖集見陳振孫書録解題或曰

公之行世困於言語之波濤寢老矣其將靖之懼之云乎抑憤之云乎有是哉公之隘也公聞道最早其視波濤均於臯壤矣奚其懼奚其憤夫以力御物爲壓與物無競養力不形其相忘於道術者乎何以壓爲然則公意安在吾不能追躡特以所見明之水之本性湛也波濤其變非本性也風搖之否則石激之風石之勢或緩或急而波濤從之有所使而然故曰非本性也變也本性則無所使亘古窮今常若是而已矣吾觀於天下之

水環三蜀數千里之壤與夫西戎南蠻數十百國之幅幀會三十三江與夫數百萬之壑谷而走諸瞿塘他吾弗知自夷州達夷陵名灘四百二十有五極天下雄奇而其無聞者亦且駭神墜膽鬼神將卻避之石使之也至荆州水得平衍而縱横大肆以徹於海窮諸才辯不足以發明其博大雄豪之趣微風乍起萬波隨興瞬息顰伸天地為之變遷蛟龍為之掀舞陵谷山川弗主故常風使之也風石之力亦大矣而騷人墨客一觴一詠

可使妥伏安帖文章之力滋大矣韓退之於南山杜子美於洞庭玩名山大川於股掌之上推此類具言之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公於文萬人之敵而有餘者也初定交於後湖春秋甚富也周行天下熟閱世故自芽蘗拱把而干霄梢雲後湖不及見也洮湖之波濤少時足以鎮之後湖已服其竒矣今三江五湖横放之四海不足容也而況於洮湖哉後湖當有以處之吾未嘗登斯亭也而預觀於斯文想亭下之風煙凝遠魚鳥不驚草

木水石幽暇澄穆脩然有道之場塵中無有此也後湖之語其然哉後湖之語其然哉吾晚出於後湖後湖之意未究者猶可辭乎作止一如喧寂並遣無波濤亦無無波濤無所壓亦無無無所壓萬物之自然而相為徜徉此之謂逍遥而天下之至樂蔑以加於此矣謂予不信作後湖於九原試以問之

游無窮室記 為姚明之作

予王子問於予姚子曰予好遊乎吾將與子東絶大河

跨龍門歷砥柱而窮其源之與牛斗接者登岱宗望滄
海而觀日出泝汧渭略咸陽訪秦漢之故都而而想像
夫阿房五柞露寒宜春之壯麗子能强而從我乎曰能
吾將與子南浮大江陟九疑酹虞舜之死棺而弔英皇
北傳長城數飲馬之窟而眺望三關阻阨之形勢子能
强而從我乎曰能吾將與子袖手相對近不離几遠不
踰閾而相與神遊八極之表朝發軫於蒼梧夕弭節於
崑崙聲氣不接筋力不頓子能强而從我乎曰不能王

子曰子云所以不能者有所礙也今夫織蒲以為屨斲柳以為履伐檀以為輪豢駟以為服合木以為舟緝竹以為筏此六者世之所謂致遠者也而卒有所窮何者之齊則違楚向秦則背越非齊楚秦越之病子也吾將使子不屨不履而能行不輪不服而能馳不舟不筏而能浮也如是則無齊無楚無秦無越是豈不在子耶昔者子列子之御風也徐行不見屨履疾行不見輪服而川行不見舟筏也蓬蓬乎與風俱高寥寥乎與風俱平

迫迫乎遠而不疲翺翺乎澹而不白善矣而猶有所待也風行則行風止則止是行止係乎風也行止係乎風則不在我故飄然而升薄乎雲霄我不能使之降委然而降墜乎川谷我不能使之升非天下之至游者也嘿肢體墮聰明與化俱流與妙俱宜而後能游於無窮今吾子之室間函丈席間容尺人以為隘也而達者視之不然千仞之高生於目也萬里之遠生於足也超然越乎目與足之外則千仞烏能為高萬里烏能為遠哉函

丈之室容尺之席其間盖有無窮之游乎吾子盡歸而求之敢命之曰游無窮而為之記

達磨大師行龕記

江陵張君孝芳事菩提達磨大師作行龕與俱以示其曰為我記之達磨自竺乾來震旦過建康見梁武弗旋踵遁去終其身於高山之間夫事佛之力他帝王未有加梁武者藉此足以有為矣而去之何也梁武繳纒名利之末固不足以領達磨所付而魏明者亦何足以知

之魏明見之三達磨郤之三此非有所可否於梁魏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大哉中土聖人馳騁之地也所謂天下之廣居者乎如長江巨河下萬斛之舟而巨風翼之如平原大川以絶足之駟而駕輕車其力易施志易展也英雄好為事業者固與道異趣所成如漢高帝斯已奇乎其王漢中

也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聖人雖無心於擇土而勢所便氣所合者多在夫七曜五行純全融結之所自慕功業者言之所謂建瓴水於高屋之上者也文王遷鎬而太公來達磨至洛而慧可出風虎雲龍此豈偶然也哉南印來東土越海踰漠爲法求人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達磨固自云耳

雪山集卷七